

史





後燕錄三

春秋卷第四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垂下



建興元年春正月辛卯群僚勸卽尊號具典儀  
修郊燎之禮垂從之遂以晉太元十一年僭卽  
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興署  
置公卿百官繕修宗廟社稷於中山立世子寶  
爲太子以左長史庠儔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  
將軍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范陽王德



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將軍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文武拜授有差三月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甯后文明段氏於別室而以蘭氏配饗太祖博士劉詳董謚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又以景昭可足渾氏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君父

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濶也寶之逼殺其母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增之禍况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義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夏四月甲午封子農為遼西王麟為趙王隆為高陽王丙申以范陽王德為尚書令太原王楷為左僕射樂浪王溫為司隸校尉五月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畱王紹章武王宙等攻秦冀州牧苻定鎮東將軍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將軍苻亮楷先以書遺之陳示禍福定等悉降垂封定等皆為列侯



曰以酬秦王之德且擬三恪秋八月戊辰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爲尚書右僕射錄留臺事庚午自率范陽王德等南畧地使高陽王隆東狗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麟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反虧損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魯口夜廻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冬十月垂擊破苻

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甲申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垂攻之不克乙酉進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遁走垂進屯聊城之逢關阪初垂太子洗馬太原温詳奔晉晉以爲濟北太守屯東阿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碣礮來拒初魏拓跋窟咄爲苻堅徙於長安因隨慕容永爲新興太守其部人劉顯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隨之前逼南境賀染干侵魏北境以應窟咄太祖



珪拔

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阻山爲固

遣行人安同長孫賀乞師於垂垂使趙王麟帥

步騎隨同等救之麟軍未至魏衆驚擾北部大

人叔孫普洛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劉衛辰麟

聞之先據一作

據

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

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引兵自弩山遷幸

牛山屯於延水南出代谷與麟會於高柳擊之

窟咄大敗奔劉衛辰衛辰殺之太祖悉收其衆

以代人庫狄干爲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垂

以太祖爲西單于印綬封上谷公太祖不受是  
年又造刀二口長七尺一雌一雄若別處之其  
刀則鳴吳深復來降附

建興二年春正月丁巳垂觀兵河上高陽王隆

曰温詳之徒皆白面書生烏合爲群徒恃長河

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慄

懼一作

不待戰

也垂從之戊午遣鎮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

幼於碯礫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衆陳於北岸

温攀温楷果走趣平原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



妻子奔彭城其衆三萬餘戶皆降秦冗從僕射  
 光祚黃門侍郎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降  
 垂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東阿初安定人  
 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柵來降垂拜涉爲魏  
 郡太守旣而復叛連結張願願自率萬餘人進  
 屯祝阿之瓮口招翟遼兵應涉高陽王隆言於  
 垂曰新柵城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  
 城下張願擁率流民西領丁零爲患方深願衆  
 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鬪因其自至宜先擊之

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  
 破則涉自不能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  
 陳畱王紹龍驤將軍張崇率步騎二萬會隆擊  
 願軍至斗城去瓮口一作虎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  
 願引軍奄至士衆驚擾德因退走隆勒馬不動  
 願子龜出陳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  
 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遂與隆合謂  
 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  
 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



思自戰故能却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  
 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惟卿所  
 為耳遂進戰於瓮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  
 願脫身保三布口隆等進軍歷城青徐兗州郡  
 縣壘壁多降垂以陳畱王紹為青州刺史鎮歷  
 城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垂誅涉父  
 子餘悉原之三月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戢代  
 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夏四月  
 以樂浪王溫為尚書右僕射垂自碯礮還中山

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庚辰為之大  
 赦垂問盛曰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  
 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惟當修仁政以俟  
 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  
 母也垂大悅癸未封柔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  
 會為清河公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  
 降翟遼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眾反覆二國  
 之間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  
 事輔太子寶守中山自率諸將南攻翟遼以太



原王楷爲前鋒遼之部衆皆燕趙之人楷至相率歸附遼懼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以爲徐州牧封河南公并陘人賈鮑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鄆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惟遙鮑單馬走免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太祖曰顯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并越將爲後患今天

因其內釁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恐或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齊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遠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復遣行人安同乞師於垂垂使趙王麟率衆會之垂自黎陽還中山吳深殺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渤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命樂浪王溫討之秋七月趙王麟討王敏於上谷斬之劉衛辰獻馬於垂劉顯掠之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大破之



顯奔馬邑西山太祖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八月垂立劉顯弟可泥爲烏丸王撫其遺衆徙八千餘落於中山冬十月翟遼復叛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掠清河平原太祖遣外朝大人王建使於垂

建興三年春二月翟遼遣司馬眭瓊詣垂謝罪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遼怒自稱大魏天王改元建光署置百官時青州刺史陳畱王紹

爲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黃巾自固垂更以紹爲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初因苻氏亂據齊地降晉三月乙亥爲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悉以委之垂總大綱而已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夏四月丁亥立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太子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追諡前妃段氏爲成昭皇后五月翟遼徙屯滑臺秋七月遣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



深破之深走繹幕八月魏太祖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拓跋元儀奉使至中山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竝事晉室世為兄弟今臣奉使於理未失理一作禮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咎日為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太祖曰燕王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王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耳今則未可太祖乃止九月張申攻廣

平王祖攻樂陵壬午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冬十月垂遣使報聘於魏十二月庚子太原王楷趙

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一作魯口以擊張申

王祖帥諸壘共救之夜犯燕軍楷等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許詐走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群盜烏合而來傲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一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眾莫為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惟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乃畱楷麟守申壘隆



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  
示申甲寅申懼出降祖亦歸罪

建興四年春正月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  
農在龍城五年表請代還庚申召農還爲侍中  
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  
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農建畱臺於龍城以隆  
錄畱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爲征北長  
史散騎常侍封孚爲司馬竝兼畱臺尚書夏四  
月以長樂公盛鎮薊城修繕舊宮翟遼寇滎陽

執太守張卓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  
山魏陳畱公拓跋元虔使於垂時暉及諸宗室  
爲苻堅所害者竝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  
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遼西王農討斬之毀定  
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大難固築鳳陽門大  
道之東爲隔城水經註云因鄴故宮建都中山  
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興復宮觀  
今府榭猶傳故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  
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  
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經以赴時役豈必徇忠於



六國春秋 卷四十五  
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  
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  
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廓中興之業天  
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  
曹一作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  
服禮垂不從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  
勿根山訥窮迫請降徙之上谷質其弟染干於  
中山冬十月乙酉樂浪王溫爲翟遼所襲死之  
垂遣使報聘於魏是年垂遣使遺沙門僧朗書

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澄神靈緒慈蔭百國  
凡在舍生孰不蒙潤朕承藉纂統方夏事殷昔  
吳蜀不恭魏武含慨今二賊未平朕豈獲安又  
元戎克興狂掃暴亂至人靈通隨權指化願兵  
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  
者送官絹一百疋袈裟三領綿五十斤幸爲呪  
願朗答書於垂曰能仁御世英規遐邈光敷道  
化融濟四海貧道忝服道味習教山林豈惟詔  
旨諮及國難王者膺期統有六合大能併小自



是常倫若葵藿之傾太陽飛步之宗麟鳳皇澤  
載融群生繫仰陛下高明何思不服貧道窮林  
蒙賜過分頓首復

建興五年春三月垂遣趙王麟率衆至魏夏四  
月丙寅太祖會趙王麟於意辛山擊賀蘭紇突  
隣紇奚三部落大破之紇突隣紇奚皆降於魏  
秋八月太祖遣弟秦王拓跋觚使於垂九月北  
平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爲天子攻破北平轉  
寇廣都入白狼城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

守宰皆來會衆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  
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  
夫誘脅相聚無能爲也遂畱葬訖遣北平太守  
廣都令先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  
城柱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建興六年春正月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錄  
行臺尚書事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  
相攻魏太祖遣使告於垂請爲鄉導以討之二  
月甲戌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鎮北將軍蘭汗



帥龍城之衆擊染干夏四月蘭汗破染干於牛  
都六月甲辰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擒之降其  
部落數萬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  
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也舉動終爲國患不  
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秋七月壬  
申垂如范陽太祖復遣秦王觚獻見於燕垂衰  
老子弟用事畱觚以求良馬太祖弗與遂與燕  
絕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王永使大鴻臚  
鈞奉表於魏勸進尊號觚逃歸太子寶追獲之

垂待之如初冬十月壬辰垂還中山與群僚議  
討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  
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  
火必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衆旣并  
終不能久安意蓋知太祖之興也而不敢言翟  
遼旣稱尊號有衆數萬屯於滑臺與垂累年相  
擊至是遼死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逼鄴城遼  
西王農擊走之十二月戊申垂如魯口晉南  
建興七年春二月壬寅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



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翟釗求救於西燕王永承謀於衆尚書郎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敝吾乘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強弱異勢何敝之有不如救之以成鼎峙之勢可引兵趣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彼必懼而還師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六月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諸

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遡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遣中壘將軍桂陽王鎮率驍騎將軍國自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釗士卒往來疲渴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遼西王農自西津濟河與鎮夾擊大破之釗走



歸滑臺攜妻子率數百騎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畱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謀反永殺之釗所署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陽平路纂及郝畧崔逞皆來降附垂各隨才而用之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爲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流民七千餘戶於黎陽以

彭城王脫

垂之弟也

爲徐州刺史鎮黎陽垂以崔

蔭爲宙司馬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爲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爲右僕射冬十二月辛卯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爲都督兗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

建興八年春正月陽平孝王柔卒夏四月庚子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庫儻官偉爲太尉范陽王德爲司徒太原王楷爲司空陳畱王紹爲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爲河間王朗爲渤海王



鑒為博陵王冬十月垂欲興師討承於長子諸將皆曰承未有釁頃年以來士卒疲於行陳居人不暇耕織瘡痍滿身哭泣盈路宜且撫士安民以俟時長子不足憂也范陽王德曰不然晉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故也晉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耳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方今海內版蕩人百其心急之則得其用緩之各懷所私承

既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扇動華夷惑民視聽致令群豎縱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笑謂諸將曰司徒議正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且吾比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畱逆賊以累子孫也遂戒嚴十一月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鎮西將軍丹陽王纘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攻承弟武鄉公友於晉陽征東將軍平視攻鎮東將軍段平於沙亭承遣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北地王



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十二月垂至鄴

建興九年春二月垂畱清河公會鎮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自塗口遼西王農出自壺關垂自出沙亭擊永標榜所趣軍各就頓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鎮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率衆萬餘戍之夏四月垂頓軍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怪之以爲太行道寬謂垂詭道伐之乃悉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惟畱臺壁軍甲戌垂

進師出滏口入自天

一作木

井關五月丁巳月掩

歲星在尾占曰燕國滅亡乙酉垂軍至於臺壁永遣太尉大逸豆歸帥衆來拒垂征東將軍平視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及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率精卒五萬來拒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北地王鍾震怖率衆來降永誅其妻于巳亥垂列陣於臺壁之南分農楷軍爲左右翼驍騎將軍國伏千騎於深澗下庚子與永合戰垂引軍



一國春秋 卷四十三  
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奔還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陽王纘攻克晉陽六月垂進圍長子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晉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八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備之耳永從之秋八月永困急遣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晉出兵救之永恐晉兵不至又遣太子亮

爲質於晉平視追亮及於高都獲之永又告急於魏太祖遣陳畱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谷以救之時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賈韜等潛爲內應開門納垂兵垂進兵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其所署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圖書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垂以丹陽王纘爲平州刺史鎮晉陽宜都王鳳爲雍



州刺史鎮長子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尚書陽平王德秘書監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郎太山胡母亮中書郎張騰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敘九月垂自長子如鄴冬十月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鎮南將軍尹國畧地青兗一作河南農攻廩邱國攻陵城皆拔之農與平東太守韋簡戰於平陸簡死晉高平太守徐含遠遣使告急龍驤將軍劉牢之不能救於是高平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

臨海徧置守宰而還十一月農敗晉辟閭渾於龍水遂入臨淄十二月垂召農等還告捷於龍城秦姚興遣使來結好并送太子寶之子敏於垂垂封敏為河東公

建興十年春正月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於秦遂自平原狩於廣川渤海長樂而歸夏五月太祖侵逼附塞諸郡甲戌垂遣太子寶及遼西王農與趙王麟等率步騎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畱王紹別將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



繼散騎常侍高湖切諫垂怒免其官爵六月癸丑太原元王楷卒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太祖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師一作以驕之乃可克也太祖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寶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師臨河造船為濟具太祖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太祖治兵於河南九月進師臨河築臺告津奮揚威武連旌

沿河東西千有餘里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忽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垂已有疾既至五原魏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數月不聞垂起居太祖使所執使者詭為辭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聞之憂恐以為信然士卒駭動徃徃聞言皆欲為變魏使陳畱公拓跋元虔將騎五萬屯於河東要山截谷百餘里以絕其左東平公拓跋元儀將騎十



萬屯於河北以承其後畧陽公拓跋元遵將騎  
七萬塞其中山之路時秦姚興遣楊佛嵩將兵  
救魏至是亦至寶初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  
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  
是問安安言於寶曰天時不利咎徵已集燕必  
大敗速去可免寶愈大恐安退告人曰吾輩皆  
當死於他鄉尸骸委於艸野為烏鳥螻蟻所食  
不復得歸家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  
嵩以垂為實死潛謀作亂奉麟為王事洩嵩等

皆死寶麟等內自猜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  
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候十  
一月巳卯天暴風冰合魏引兵濟河畱輜重選  
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寶軍還次參合忽有大  
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自軍後來臨覆軍  
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  
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納  
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  
足以威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而曇猛妄言驚



一國春秋 卷四十五  
三  
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范陽王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率衆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不肯設備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寶遣騎還伺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臥魏兵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寶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勁是追兵將至之應宜設警備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寶乃使人防後寶

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爲盡心不覺大軍在近魏前驅斥候見燕軍營還告其夜太祖部分諸將掩覆燕軍諸將羅落爲東西犄角之勢約勒士卒銜枚束馬口無聲潛進丙戌昧爽魏兵齊進日出登山下臨燕營燕軍晨將東引顧見軍至士卒大驚擾亂奔走魏縱兵擊之燕軍走赴水人馬相騰躡有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壓死傷者萬數魏畧陽公拓跋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杖斂手就禽其遺迸去



者不過數千人而已太子寶等率數千騎奔免  
殺右僕射陳畱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  
王道成垂之弟濟陰公尹國北地王鍾世子葵  
安定王世子羊兒以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獲  
寶寵妻及宮人兵甲輜重軍糧資財以巨萬計  
太祖簡擇俘衆之有才能者代郡太守廣川賈  
閏閏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遼東  
晁崇等畱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  
州之人中部大人一作冠軍王建曰燕衆強盛今

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  
虛取之爲易若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太祖  
謂諸將曰若從建言吾恐後南人劊又絕其向  
化之心非弔民伐罪之義也諸將咸以建言爲  
然建又固執乃悉坑之十二月寶耻參合之敗  
屢言魏有可乘之機范陽王德亦言於垂曰虜  
以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陛下聖畧摧  
其銳志不然將爲後患太史令曰太白夕沒西  
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爲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



乃以清河公會錄畱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鎮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命隆盛悉引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高陽王隆引龍城之衆入中山軍容精整士氣稍振垂遣征東將軍平視發兵冀州二月視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平喜諫不聽視弟海陽令平翰起兵遼西以應之垂遣鎮東將軍餘

嵩擊視嵩敗死之垂自將兵擊視軍至魯口視棄衆將妻子及喜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翰率衆趨龍城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三月庚子垂畱司徒范陽王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開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畱公拓跋元虔部落三萬餘家先鎮平城垂次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襲擊之時燕兵新敗皆畏魏強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徵兵未集



閏月乙卯農等軍至平城乃覺虔率麾下邀擊  
 敗死遂拔平城收其部眾三萬餘人太祖欲出  
 走諸部聞虔死皆有二心垂至祭合見往年戰  
 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水經註云設弔祭之禮死者父  
 兄弟弟遂皆號哭六軍哀慟聲振山谷垂慚憤  
 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  
 里水經註云四十里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垂在  
 平城或有叛者奔告於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  
 嵩巖又聞祭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欲追之

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  
 疾轉篤踰山結營聞魏兵將至乃築燕昌城以  
 自固夏四月癸未垂至上谷之沮陽卒遺令曰  
 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  
 從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強寇伺隙秘勿發喪  
 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丙申至中山  
 戊戌發喪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  
 在位十三年偽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  
 平陵







十六國春秋 卷四十六  
永康元年夏四月垂死壬寅寶匿喪而還遂以  
晉太元二十一年嗣卽僞位尊段氏爲太后大  
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永康五月辛亥以范陽  
王德爲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冀州牧鎮鄴遼西王農爲都督并雍益  
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鎮晉陽又以太尉  
安定王庫儁官偉爲太師扶餘王餘蔚爲太傅  
左光祿大夫段崇爲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甲  
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尚書

右僕射長樂公盛爲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爲冀  
州刺史乙丑寶逼殺太后段氏六月癸酉魏太  
祖遣冠軍將軍王建等三軍擊廣寧太守劉亢  
湓死之徙其部落於平城上谷太守開封公詳  
棄郡走詳詳之  
曾孫也丁亥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

軍營封蔭之戶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  
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十室而九  
時平視收合餘黨保高唐寶遣高陽王隆將兵  
討之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秋七月



隆進軍臨河視棄高唐遁走遣建威將軍進等  
濟河追之斬視於濟北平喜奔彭城遼西王農  
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并州并州素乏儲侍是歲  
旱霜民不得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  
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會魏中書侍郎上谷  
張恂勸取中原太祖善之八月庚寅太祖治兵  
於東郊己亥大舉來伐親勒六軍步騎數十萬  
南出馬邑踰句注一作涇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  
行而前民屋皆震左將軍雁門李粟將五萬騎

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二軍從東道出軍都  
襲幽州圍薊乙亥寶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  
太子盛會進爵為王九月章武王宙奉垂及成  
哀段后喪葬於龍城宣平陵寶詔宙悉徙高陽  
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戊午魏兵進次陽  
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命諸將引騎環城圍脅大  
譟而去寶遣遼西王農及驃騎將軍李晨逆戰  
敗績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大懼  
棄城夜將妻子率騎數千東走行及潞川為魏



中領將軍長孫肥追軍所及妻子軍士一時盡沒農被劊獨與三騎逃歸中山太祖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寶在中山聞魏兵將至引群臣議於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百倍若逸之使騎入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宐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銳馬上

齋糧不過旬日宐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以自固是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搖動衆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宐自完守設備待其敝而乘之可也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計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巳未魏遣輔國



將軍奚牧畧地晉川一作汾川獲寶丹陽王買德及

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平陶以張恂等為諸郡太

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冬十月太祖使冠軍將

軍于栗磾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

晉陽一作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已酉太祖自

井陘趨中山李先奔降太祖以為征東左長史

十一月甲子朔太祖進攻常山拔之執太守苟

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望風

奔附惟中山鄴信都三城固守不下魏別命征

東大將軍東平公拓跋儀將五萬騎南攻鄴冠

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等攻信都下令軍之

所行不得傷民棗栗戊午太祖進兵中山見道

路修理大悅賜栗磾名馬己未引騎圍之太祖

謂諸將曰吾量寶不能出戰必當憑城自守偷

延日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

信都然後還取中山於計為便若移軍遠去寶

必散眾求食民間如此則人心離阻攻之易克

諸將稱善高陽王隆守南郭帥眾力戰自旦至



捕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丁卯魏引兵而南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州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垂之從弟也乘城固守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魏軍於魯口城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太祖素聞宏名遣騎追獲以為黃門侍郎博陵令屈遵降魏以為中書令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青詳之兄也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兵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

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野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眾我寡四也官軍不宐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動而不勝眾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溝固壘以老之德從之乃召青還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率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太祖惡之沒根懼誅己丑將兵數十人來降寶以為鎮東大將軍封雁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



難與重兵纔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伏太祖乃覺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眾多得首虜而還

永康二年春正月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魏廣川太守賀賴盧自以太祖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搆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

退建率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以敗之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兵大破之寶使左衛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中山太守及高陽諸縣令長抄掠租運時魏冠軍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歿庚申太祖自中山進軍來攻壬戌引騎圍之其夜冀州刺史宐都王鳳踰城奔走歸於中山癸亥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率將吏以下舉信都降魏寶聞魏攻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澤



屯滹沱水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常山守兵三百餘人寶悉出珍寶及宮人招募郡縣群盜無賴者多應之因以擊魏二月己巳朔太祖還屯陽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降燕懼誅率所部兵還國作亂魏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使冗從僕射蘭真責魏負恩悉發其衆出拒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於鉅鹿之曲陽栢津塢臨滹沱水北以邀之丁丑魏兵進至新

梁營於水南寶憚魏師之盛乃遣征北大將軍高陽王隆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擊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燒營燎及行宮急擊魏兵大亂太祖驚起不及衣冠棄營跣走軍人遂有亡奔者言魏兵敗於栢津一作肆寶別將乞特真率百餘人至其帳下得太祖衣鞞旣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太祖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魏設奇陣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



之募兵大敗斬首萬餘擒將軍高長等四千餘人餘衆奔還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兵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走中山寶乃引歸魏兵隨而追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衆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爲魏兵所及命士卒皆棄袍杖戎器數十萬寸刃無還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太常孫沂殿中侍御史孟輔等竝降於魏其餘將卒降魏及爲魏所繫虜者甚衆魏兵進

攻中山屯芳林園己卯夜寶尚書郎慕輿皓謀弒寶立趙王麟妻兄蘇泥告之寶使高陽王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千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三月寶以儀同三司武鄉張崇爲司空初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赴難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儻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崇之子也將兵五千爲前鋒偉等頓盧龍城近百日無食噉牛馬且盡會猶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畱月餘時道路不通偉



欲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強弱且張聲勢諸將皆  
畏避不欲行餘崇奮臂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  
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  
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  
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步騎五百人崇  
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  
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手殺數十人魏騎  
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  
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

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言於寶曰

諱涉珪

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兇勢阻屈士

馬歿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擒之  
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徃  
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士氣喪日益困逼事  
久變生後雖悔之不可得已寶然之趙王麟每  
阻其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  
魏欲還其弟元觚割常山以西與魏求和自守  
常山以東太祖許之寶復不與已酉太祖如盧



奴辛次進次中山命諸將圍之給事黃門侍郎  
張袞言於太祖曰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  
皇威振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  
咎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曾連飛書聊將授首臣  
誠德非古人才無奇略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太  
祖從之乃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時寶  
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  
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  
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

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肯自  
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被甲  
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衆大忿恨隆涕泣而  
退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率禁  
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將妻子出奔西  
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駭振寶不知麟  
所之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清河王會率幽并  
之衆赴中山麟旣叛寶恐其奪會軍將遣兵迎  
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



謀襲會軍東據和龍寶乃召高陽王隆及遼西王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衆一作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苦厭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

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遊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渤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爲鞍乘俱得免難寶別將李沉王次多張超賈歸等降魏樂浪王惠中書侍郎韓範員外郎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中山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太祖欲夜入城據守冠軍王建貪而無謀志在虜掠



乃言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明日乃止開  
封公詳一作普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遂閉門  
拒守魏盡眾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  
招諭其眾曰慕容寶捐城奔走已棄汝去汝曹  
百姓將誰為守何不識天命空自取歿乎皆曰  
群小無知但恐復如參合之眾故苟延旬日之  
命耳太祖聞之顧視王建而唾其面使中領將  
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  
不及破其新城戍俘掠千餘人乙丑寶出中山

與趙王麟遇於阡城麟不意寶至驚駭率其眾  
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開封公詳  
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甲寅寶至  
薊殿中親近散亡畧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  
騎為宿衛清河王會帥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  
寶薊南乙卯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  
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儻官驥帥兵三千  
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趨龍城魏  
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於夏謙澤寶不欲戰



會固請逆擊之寶許之遂整陳與魏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會既退魏兵矜狼滋甚夏四月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等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創逃遁會欲棄隆喪建威將軍餘崇涕泣固請聽載車後會復勒兵攻寶自稱皇太子盡收乘輿服御後宮子女分給將士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城中將士莫不憤憾侍御

郎高雲襲擊敗之會逃奔中山開封公詳執而殺之丁丑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以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寶嘉餘崇之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衛贈高陽王隆爲司徒以高雲爲建威將軍封夕陽公甲申太祖以軍食不繼命征東大將軍東平公儀去鄴圍徙屯鉅鹿積租楊城開封公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魏遣中領將軍長孫肥等輕騎挑戰僞退詳帥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一  
衆追肥太祖自以虎隊五千橫截其後斬首五  
千生擒七百人皆宥而遣之五月戊戌庫儻官  
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歿之詳盡滅庫儻  
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  
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詳自謂能  
却魏兵威德已振乃僭稱尊號改元建始置百  
官以新平公可足渾譚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  
殺拓跋觚以安衆心庚子太祖以中山城內爲  
詳所脅而大軍迫之欲降無路乃密招諭之甲

辰曜兵揚武以示城內命諸軍南徙罷圍以待  
其變是時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有自  
龍城來者知寶猶存乃止秋七月詳殺可足渾  
譚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殺戮無度所誅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飢窘  
詳不聽民出採稻歿者相枕舉城皆謀迎趙王  
麟詳遣輔國將軍烏丸張驤帥五千餘人出城  
求食督租於常山之靈壽殺害吏民麟帥丁零  
之衆入驤軍潛襲其衆復入中山城門不閉執



十六國春秋卷四十一  
三  
詳斬之及其親黨三百餘人麟復僭稱尊號聽  
人四出採稻人既得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  
窮餒魏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  
其外郭麟以步騎四千追肥至泝水肥自魏昌  
迎擊麟敗失鎧騎二百肥亦中流矢各引而還  
八月丙寅朔寶以司空遼西王農爲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魏自魯口進軍常山  
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太祖問疫於諸將  
對曰在者纔十四五中山飢疫尤甚麟猶拒守

諸將咸思北還太祖覘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  
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  
以撫之耳何恤乎無民諸將乃不敢復言魏遣  
撫軍大將軍畧陽公遵襲中山芟其禾芟入郭  
而還九月中山飢甚麟率三萬餘人出據新市  
甲子晦魏遣趙武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諫曰  
不吉太祖曰其義若何對曰管紂以甲子亡謂  
之疾日兵家忌之不可出兵太祖曰紂以甲子  
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遂進軍新市



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派水依漸洳澤

漸子廉切洳而據切

以自固甲戌太祖臨麟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  
奔鄴甲申魏克中山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  
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沉慕容文等先嘗  
降魏尋皆亡還是日入城復獲之皆赦而不問  
得燕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簿列以巨  
萬計班賞群臣將士有差發開封公詳豕斬其  
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以大刃剉之

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太祖衰弱司徒德  
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寶南還於是大簡士馬  
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邃册拜德爲丞相冀州  
牧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十一月癸丑  
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遣將軍啓崙  
南視形勢

永康三年春正月啓崙還至龍城言中山已陷  
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  
可南征宐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



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  
庚申渡澆洛水會南燕王德遣侍郎李延詣寶  
言魏主西上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大喜即日  
引還辛酉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不聽罷散  
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遼西王農長樂王盛  
切諫以爲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戰宐且  
養兵觀隙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  
騰進曰今師衆已集宐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  
之功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

不宐廣採異同以沮大計寶曰吾計決矣敢諫  
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畱盛統後事己卯寶  
發兵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遼西王農  
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相去各一頓連營  
百里壬午次於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  
衆心之憚征役遂謀作亂速骨等皆高陽王舊  
隊共逼立隆子高陽王崇爲主殺司空樂浪威  
王宙中牟熙公段訖及宗室諸王河間王熙素  
與崇善崇擁佑之故得獨免寶將十餘騎奔遼



西王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宐小  
澄清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  
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討速骨  
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杖走騰營亦潰寶農  
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  
得免尚書頓邱王蘭汗潛與速骨等通謀引兵  
營龍城之東城中畱守兵至少盛徙內近城之  
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  
餘人餘皆爲所驅脅莫有鬪志三月甲午速骨

等將攻城遼西王農恐不能守且爲蘭汗所誘  
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  
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歿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  
循城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爲強忽  
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遂皆逃潰速骨入城  
縱兵殺掠歿者狼籍寶與慕輿騰餘崇張直李  
旱趙恩等輕騎南奔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  
交羅速骨之謀王也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  
農崇親信驥讓出力犍等聞之丁酉殺羅及農



速骨卽爲之誅讓等農故吏左衛將軍宇文拔  
亡奔遼西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并其黨盡殺之  
廢高陽王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  
於薊城寶欲還北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款  
虛實未明今單馬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  
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  
收南方之衆徐歸龍城以俟後圖未爲晚也寶  
從之夏四月壬戌寶從間道過鄴鄴人請留寶  
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遣扶風公慕輿騰與

長樂王盛招集散亡於冀州盛以騰素勳橫爲  
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說諸豪傑皆願起兵  
奉寶段儀段溫收部曲於內黃衆皆嚮會克期  
將集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爲似順意欲還龍  
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抵民張曹家曹  
素武健請爲寶合衆盛亦勸寶宐且駐留徐察  
汗之情狀寶乃遣冗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寶  
留頓石城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  
寶以汗垂之季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



旱還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畱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直等下道避匿丁亥寶至索莫汗陁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懼欲自出請罪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提閉門止杖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爲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陁北拜謁已從寶俱進頽陰公餘崇密勸寶勿前寶不從行數里乃先執崇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遂爲汗所弑諡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已下百

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改元青龍以提爲太尉加難爲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初斃之遷於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松二根生焉遼川無桑及虜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一作遼州之桑悉由吳來虜終而桑歿垂以吳王中興桑乃復生寶之將敗大風悉拔其樹盛僭僞位追諡寶曰惠愍皇帝廟號烈宗



後燕錄卷五

春秋卷第四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秦建元中生於長安少沉敏多謀畧建元末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中山王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三謂叔父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逮人功未有成先自驕大以盛觀



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永東  
如長子謂柔曰主上已中興幽冀東西未一吾  
屬崎嶇於鋒刃之間居嫌疑之地愚則爲人所  
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  
可坐待網罟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同歸於  
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  
不焦汝欲當我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  
中之宐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  
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

而遣之歲餘永誅儁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  
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晉魏武撫明帝  
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  
樂公歷位散騎常侍左將軍驍勇剛毅有伯父  
全之風烈寶卽僞位領北中郎鎮鄴進爵爲王  
拜征北大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僕射寶自和  
龍南伐盛畱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  
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  
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旣如龍城畱盛在後寶



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淺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入赴喪汗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汗兄提弟加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提驕狠荒淫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太原王奇楷之子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以爲征南將軍得入見盛遂相與謀盛潛使奇逃去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之

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辨此豈非有假托其名欲爲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因發怒罷提兵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是時龍城自夏不雨至於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提加難蘭提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率所部兵背汗襲仇泥慕軍敗之汗大懼遣子穆將兵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奇今起兵盛必爲應兼內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



請先除之汗欲誅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於是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亦止不殺李旱衛雙劉忠張豪張真等皆盛之舊昵也蘭穆竝引以為腹心旱等出入至盛所與盛潛結大謀丁未穆討蘭提加難等破之庚戌大饗將士汗穆等皆醉盛夜如廁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眾皆踴躍鼓譟大呼進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盛遣李旱張真襲

誅之蘭提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喜悅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盛拜拔為大宗正辛亥告成於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文武之力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以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當明目當世因大赦盛謙抑自卑不稱尊號遂以長樂王攝行統事諸王降爵為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衛倫陽璆王騰魯恭為尚書悅真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初



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將討蘭汗南北之人翕然嚮應汗遣兄子企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不受命遂用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謀勒兵叛盛甲寅引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遂賜奇歿桓王之嗣遂絕東陽公根等九十八人固請上尊號盛不許八月以河間公熙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陽城公元爲

衛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爲左將軍張豪爲後將軍竝賜姓慕容氏李旱爲中常侍輔國將軍衛雙爲前將軍張順爲鎮西將軍張真爲右將軍皆封郡公乙亥步兵校尉馬勒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歿是月暴風拔闕前七大樹九月乙未以東陽公根爲尚書令張通爲左僕射衛倫爲右僕射慕容豪爲幽州刺史鎮肥如冬十月癸酉群臣復上尊號丙子盛僭卽尊位於承乾殿



大赦殊死已下改元建平追尊伯考獻莊太子  
全爲獻莊皇帝寶后段氏爲皇太后太妃丁氏  
爲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爲獻哀太子十二月已  
亥幽州刺史豪尚書左僕射張通鎮西將軍張  
順坐謀反誅

長樂元年春正月戊辰昌黎尹留忠謀反伏誅  
事連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衛將軍  
衛雙就誅忠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城以衛將軍

平原公

前作陽城公

元爲司徒尚書令壬午右將軍

張真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癸未大赦改元  
長樂有犯罪者每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撻之罰  
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夏四月  
甲午有異雀素身綠首集於端門棲翔東園二  
旬而去以異雀故大赦殊死已下改東園爲白  
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  
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  
言猶擅美譽於經傳歌絃至於我之太祖桓王  
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闕關難過往



日臨朝輔政群臣緝穆經畧外敷闢地千里以

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穆一作睦雍熙時無

二論勲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

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

書更爲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

尚書陽璆秘書監郎敷於東堂問曰古來君子

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

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

王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有以稱其高後

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爲何如忠曰管武

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

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爲臣之忠聖達之

美詩書以來所未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

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管武王得九齡之

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

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

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

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



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周公親遺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反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流言之變而能以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爲論之咎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於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

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修長加以呂召毛畢爲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爲已任專臨朝之權缺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爲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於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



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疎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於兄弟知群望之有歸天命不在已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存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

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來今臣謂伊尹之勲有高周且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



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彌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者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見也亦猶泰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泰伯

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乙未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秋七月己未遣拜范陽盧溥爲幽州刺史辛酉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八月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恐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召魏兵將爲自安



之計許以郡降因表請發兵詣龍城以拒寇盛  
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無事實盡滅其  
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  
召旱旋師群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朗  
聞其家被誅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  
而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畱其子養守令支躬  
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壬子襲克令支遣廣  
威將軍孟廣平率騎追朗及於無終斬之旱旣  
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

新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  
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  
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甲午中衛將軍衛雙有罪賜死李旱自  
遼西還聞盛殺衛雙懼棄軍奔走至板陁復還  
歸罪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勅曰旱總三軍之  
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  
軍正罪在不赦咎先帝蒙塵衆情離貳骨肉忘  
親股肱失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



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邱山之罪耳十二月甲午征虜將軍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二千降魏丙午封弟淵爲章武公虔爲博陵公子定爲遼西公丁未太后段氏卒諡曰惠德皇后

長樂二年春正月壬子大赦去皇帝之號貶稱庶人天王魏遣材官將軍和拔襲幽州刺史盧溥戊午克之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援之無及斬魏遼西守宰

而還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二月丙申盛率衆三萬伐之以驃騎大將軍熙爲前鋒襲其新城南蘇二城皆克之開境七百餘里散其積聚徙五千餘戶於遼西三月辛卯襄平令段登等謀反伏誅夏四月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爲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戊寅段璣復還歸罪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六月甲子大赦冬十二月壬辰立燕臺統諸部雜夷丁酉尊獻莊丁氏爲皇太后



立遼西公定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引見百僚於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讌群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群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宗族親舊人不自保故信言及之

長樂三年秋七月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八月丁亥左將軍國與殿中將軍秦與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遂峻刑極威安忍無親纖微嫌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是以親戚亦皆離貳舊臣莫不夷滅壬辰夜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輿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搖動潛入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起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璣被創匿廂屋間俄而有一賊從闔中擊傷



盛足盛被傷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  
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已歿時年二十  
九在位四年僞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  
中宗

後燕錄六

春秋卷第四十八

慕容熙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少子也燕二年  
生於長山建興八年封河間王永康初隨寶奔  
龍城拜司隸校尉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  
熙素爲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獨免蘭汗之篡  
以熙爲遼東公備燕之宗祀如杞宋故事長樂  
元年盛初卽位降爵爲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  
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  
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歿中壘將軍拔允  
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  
長君時群望皆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  
而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遂廢太子定密迎熙  
入宮明旦群臣入朝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  
熙熙以讓元元固讓熙遂以晉隆安五年秋八  
月癸巳僭即尊位誅大臣段璣秦興等竝夷三

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疑賜歿元字  
道光寶之第四子也閏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  
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  
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歿丙寅大赦改  
元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  
尚書冬十二月乙卯魏虎威將軍宿庫干庫一作  
者率眾來伐攻令支乙丑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  
午宿庫干拔令支而戍之

光始二年春正月丁丑熙遣平寇將軍拔攻遼



西拔令支戍宿庫干等拒戰失利退走執魏遼  
西太守那頡遂以拔爲幽州刺史鎮令支以中  
堅將軍遼西陽豪爲本郡太守丁爽以章武公  
淵爲尚書令博陵公虔爲尚書左僕射尚書王  
騰爲右僕射二月甲戌大赦夏五月高句驪攻  
宿軍平州刺史歸棄城走冬十月熙納故中山  
尹苻謨長女爲貴人幼女爲貴嬪而貴嬪尤有  
寵丁太后怨恚謀欲廢熙事覺逼令自殺諡曰  
獻幽皇后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辛未狩於北

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  
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拒  
熙熙率騎馳還和衆皆投杖開門盡誅反者惟  
和走免甲戌大赦

光始三年春正月熙引見州郡及單于北

一作入

部耆舊於東宮問民間疾苦司隸部民劉瓚對  
問稱旨拜帶方太守是月大治宮室夏四月立  
貴人苻氏爲昭儀五月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  
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



峯高十七丈冬十二月戊申熙尊垂之貴嬪段氏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巳酉立貴嬪苻氏為皇后大赦殊死以下辛亥以衛尉悅真為青州刺史鎮新城光祿大夫衛駒為并州刺史鎮凡城

光始四年夏四月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鑿曲光海清涼一作淨池季夏盛暑士卒暍死幾萬餘人擬鄴之鳳陽門又作弘光門累級九重

熙遊於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秋七月苻昭儀有疾卒諡曰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追諡文獻公九月熙北襲契丹大破之冬十二月高句驪寇燕郡殺掠百餘人

光始五年春正月熙伐高句驪苻后從行戊申至遼東攻之不克會大雨雪士卒凍死者甚眾熙乃引歸秋八月遼西太守邵顏有罪亡命為盜九月中常侍郭仲討斬之冬十二月熙襲契



丹

光始六年春正月熙與苻后至陜北畏契丹之衆將還苻后弗聽戊申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驪二月軍行三千餘里士馬俱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熙政之虐遂以疾去官夏五月寶諸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歿乃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爲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爲鎮西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

建始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大赦改元建始三月

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爲五白龍夢中占之曰

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爲龍當有臣爲君者寤而

告人曰國符其將盡乎夏四月癸丑苻后死熙

哭之悲慟若喪考妣具苻后錄丁酉去太后段氏尊

號出居外宮五月壬戌尚書郎苻進謀反伏誅

進定之子也秋七月癸亥熙葬苻后於徽平陵甲子

大赦初中衛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至是以熙政殘虐與從兄萬泥等二十



二人結盟推夕陽公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弘光門鼓譟而進禁衛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等奔告於熙熙曰此鼠盜耳何能爲朕還當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自稱營兵同心效順惟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匿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

尋之惟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至必成功不可稽畱吾當先往趣城卿畱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十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杖請降旣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遂皆潰散拔爲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逃隱於林中爲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初



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  
上有艸下有木兩頭然則艸木俱盡而成高字  
雲父名拔小字禿頭有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  
雲所滅終如謠言時年三十二一作二十三在位七  
年雲葬之於苻氏墓偽諡昭文皇帝垂以晉孝  
武帝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僭立至熙四世凡二  
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三年歲在丁未滅

春秋第四十八卷

後燕錄卷七

春秋卷第四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雲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高句驪之支庶也號  
破高句驪徙於青山由是世爲燕臣祖父高和  
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雲深沉有局  
量厚重寡言時人莫知咸以爲愚唯中衛將軍  
長樂馮跋奇其志度與之爲友寶之爲太子也  
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永康初拜侍御郎襲敗



會軍寶遂子之賜姓慕容氏拜建威將軍封夕陽公及熙嗣位雲以熙政之虐稱疾去官其後因熙出葬苻氏馮跋與從兄萬泥左衛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結盟共襲殺熙跋素與雲善乃推雲為主因詣雲告之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昏虐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而九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邁千載一時

公焉得辭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強之雲遂以晉義熙三年秋七月乙丑僭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正始國仍號大燕八月署馮跋為侍中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興公馮萬泥為尚書令馮郭陳為中軍將軍馮素弗為昌黎尹撫軍大將軍馮弘為征東大將軍



孫護爲尚書左僕射張興爲輔國大將軍務銀  
提爲司隸校尉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  
士卒賞賜穀帛有差熙之群僚復其爵位

正始二年春正月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城  
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伏誅三月庚申  
葬熙及苻后於徽平陵高句驪遣使來聘且叙  
宗親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夏四月大赦境內  
五月以尚書令馮萬泥爲幽冀二州牧鎮肥如  
中軍將軍馮乳陳爲并州刺史鎮白狼撫軍大

將軍馮素弗爲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爲  
尚書令秋七月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  
立燕之宗廟社稷

正始三年冬十月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  
懷危懼常蓄養壯士以爲腹心爪牙寵臣離班  
桃仁專典禁兵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  
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  
堂班仁懷劔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劔擊雲雲  
以几拒班仁從旁擊雲雲遂被殺馮跋遷雲屍



于東宮偽謚惠懿皇帝

十一國春秋 卷四十九

後燕錄八卷

春秋卷第五十

慕容永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永字叔明廐弟運之孫也暉為苻堅所滅永隨暉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鞞於市以供衣食及堅之兵敗于晉也燕故大司馬中山王冲時為平陽太守其兄故濟北王泓時為北地長史各起兵據郡叛堅泓破秦兵于華澤而冲為秦將竇衝所敗冲奔于泓泓謀臣高蓋等以



泓素望不如冲且持法太峻乃共殺泓立冲爲  
皇太弟承制置百官以承爲右僕射其明年進  
據阿房城稱帝改元更始冲少長尊貴及是復  
有自得之意而毒暴異常堅旣出奔五將山冲  
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紀遂據長安樂  
之忘歸且以垂之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  
進乃課農築室爲持久之計衆咸怨之冲左將  
軍韓延及許木末因衆心不悅攻冲殺之立冲  
將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初冲之入長安也王

嘉謂之曰鳳凰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何故在  
此取滅亡冲小字鳳凰故嘉云然承與左僕射  
慕容恒潛謀襲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顥爲燕王  
改元建明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乘輿服御  
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於是長安空虛恒以承  
爲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二志誘顥  
殺之於臨晉恒怒去之承與武衛將軍刁雲率  
衆攻韜韜遣司馬宿勒黎逆戰承執而戮之韜  
懼出奔恒營恒立冲之子瑤一作望爲帝改元建



平諡冲曰威皇帝衆悉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泓子忠爲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爲丞相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東至聞喜知垂已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垂旣而遣使詣秦求假道東歸秦主丕弗許與戰於襄陵秦兵大敗遂進據長子僭卽帝位改元中興悉誅儁及

垂之子孫男女無遺轉寇河南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其後復率衆向洛陽豫州刺史朱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僞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洹水次敗走斬其部將勿支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於太行永退屯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會垂破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求救於永永不出救釗敗奔降于永垂遂攻永永率衆逆戰軍敗奔還長子垂復進



軍圍之將士開門納垂兵垂兵入城永奔北門  
前驅執永數而戮之

冲及永本稱西燕立國九年為垂所滅故附垂錄

### 慕容令

慕容令垂之世子母先段氏所生也垂為太傅  
評所忌恐其見害內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令  
潛知之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  
冲太傅嫉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吾竭  
力致命以破强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  
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以為吾謀令

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今  
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龍城遜辭謝罪  
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悟而得  
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  
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乃  
微服出鄴將趣龍城追騎及之會日暮乃止令  
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  
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  
計舍此安之遂與令等奔秦

詳具垂錄苻堅以垂為



冠軍將軍復愛令等之才甚禮遇之每見必屬目王猛伐洛陽引令爲叅軍以爲鄉導猛素勸堅除垂父子堅不從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疑之躊躇終日無所復審遂將舊騎奔樂安王臧於石門暉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令自度終不能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乃殺牙門孟孺城大涉圭懼請自效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殺城郎慕容倉進據其城部署官屬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響應鎮東將軍渤海王亮鎮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單馬遁走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爲之誅涉圭收令屍而葬之

慕容麟

慕容麟垂之少子諸姬所生也素不爲垂所愛垂之奔秦以麟嘗告變於燕立殺其母然猶不



忍殺之置之外舍希得侍見垂殺苻飛龍麟屢進策啟發垂意於是奇之寵待同於諸子署爲撫軍將軍垂既僭立進衛大將軍封趙王太子寶之守中山麟以尚書右僕射錄留臺尚書事是時丁零鮮于乞阻兵謀叛麟出討之悉擒其衆尋率騎會魏擊叛者拓跋窟咄敗之引還復率衆會魏討王敏于上谷斬之擊劉顯於彌澤破之後又擊破許謙徙其民於龍城復率衆會高陽王隆擊王祖於魯口降之及寶叅合之敗

麟將慕容興嵩潛謀作亂欲奉麟爲主事洩嵩等伏誅麟與寶自相猜疑旣而寶卽位魏攻圍中山麟屢撓戰計以致覆師後寶襲擊魏軍大敗而還麟遂作亂將妻子出奔寶敗於魏棄中山走麟尋襲殺開封公詳而自立於中山詳具寶錄爲魏所敗奔至鄴勸叔父范陽王德稱尊號德以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未幾謀反德殺之

### 慕容農

慕容農字道厚小字惡奴垂第三子也年九歲



問太史令黃泓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為如是泓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闕伯主辰次日實沉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闕伯主辰實沉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何云泓不能對垂深奇之後隨父亡秦見秦之恃其强大宮室奢侈乃私言於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之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

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也及垂起兵攻鄴農與楷等為苻丕所留聞垂誅苻飛龍乃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家利為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也家貧無以饌之奈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來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生死惟郎是從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



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嚮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事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襜裳爲旗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勒易陽烏丸劉大各帥部衆數千赴之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慕輿恹略取康臺牧馬數千疋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

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軍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勸農承制封拜以收衆心農從之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西招庫儻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南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等攻拔頓邱農號令嚴整軍無私掠士女喜悅苻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



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使趙秋及叅軍綦母滕擊越前鋒破之叅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杖雖精人心危駭此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

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越兵披靡農等大眾隨之越等大敗斬越及驍將毛當遂引兵會垂攻鄴垂使農東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粟屬路軍資豐贍垂甚悅之旣卽尊位封遼西王尋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



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餘口在龍城五年庶政脩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卽鎮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荆雍遺寇尚繁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餘恨臣之志也乃召農還轉侍中司隸校尉及還中山以農爲都督充豫荆徐雍五州諸軍事鎮鄴寶嗣僞位推爲都督雍益并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并州牧移鎮晉陽魏兵來伐中山被圍日久將士皆思出

城一戰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叅合所殺者父子兄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畱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遂與寶等奔赴清河王會後會作亂夜遣壯士襲農農被重創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僅



十一國春秋 卷五十一  
而獲濟進爲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復以大司馬領中軍趣鄴次於乙連長上將士作亂爲醜讓所殺追諡曰桓烈

### 慕容隆

慕容隆字道興垂之中子也爲冠軍將軍封高陽王後代農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錄畱臺尚書事鎮龍城隆因農舊制脩而廣之遼碣遂安叅合之敗垂自欲率衆討魏乃召隆還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

整燕人之氣稍振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不敢進惟龍城之兵勇銳爭先寶嗣僞位以隆領尚書右僕射率兵討克平視於高唐魏太祖攻常山農拒守南郭帥衆力戰魏乃退及圍中山城中將士皆思出戰每爲趙王麟所抑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終不許諸將固請擊之隆退而勒兵召叅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伸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



十六國春秋 卷五十一  
吾道此情也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隆  
涕泣而還寶欲走保和龍遼東高撫善卜筮素  
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  
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  
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  
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徧  
召僚佐問其去留惟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  
餘皆欲留隆並聽之遂與寶等出走會軍魏引  
兵來躡其後會整陳力戰隆復率騎衝之追奔  
百里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  
陽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  
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清河王會自以退  
魏之功矜狠日甚隆屢訓責之深懷忿恚夜遣  
壯士襲殺隆於帳下及會被殺寶槩封功臣追  
贈隆司空諡曰康子崇嗣

### 慕容鳳

慕容鳳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脩宮室  
時鳳年八歲左右抱之隨桓周行殿觀桓謂之



曰此第好否鳳笑謂其父曰此本石家諸王故第今王脩之何足爲好鳳因言曰今王之味一作

膳

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兒所可

同大王之味也桓彌加歎賞桓時鎮遼東燕之亡爲秦將朱嶷所殺鳳年十一但泣而不言嘗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王復君之仇也先王之事豈可一日忘之遂陰有復仇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禮之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

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苻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氣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不如早除之無使貽後患堅不從及堅淮南之敗垂起兵濟河將趣洛陽鳳勸丁零翟斌奉垂爲盟主斌遂率衆歸垂垂拜鳳爲建策將軍垂旣僭位襲父爵仍爲宜都王轉冠軍將軍鳳每進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



濟汝當先自愛使爲車騎將軍之副以抑其銳  
垂克長子遂以鳳爲雍州刺史鎮守之寶嗣僞  
位遷冀州刺史成信都甚著惠威百姓懷之魏  
太祖來伐鳳踰城奔中山

### 慕容溫

慕容溫僞第四子也初封帶方王暉爲苻堅所  
敗隨入長安及垂起兵攻鄴溫亦引兵會之拜  
前將軍改封樂浪王尋遷征東將軍屯兵中山  
時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郡溫謂諸

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  
首尾相應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  
於是撫舊懷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日月相繼  
郡縣壘壁爭送軍糧倉庫充溢屢出奇兵擊破  
翟真真不敢入境爲寇遂大營宮室於中山極  
其壯麗又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及垂北如中  
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  
內營宮室雖古蕭何何以加之歷位司隸校尉  
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其後翟遼遣丁零故堤



詐降於溫為溫帳下乙酉刺溫殺之并其長史  
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遼西王農邀擊  
刺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諡曰悼

慕容楷

慕容楷垂兄太宰恪之長子也與垂同避難於  
秦苻堅任為積弩將軍甚見寵遇建元末苻堅  
大舉入寇楷與其弟紹私言於垂曰主上驕矜  
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  
誰與成之淮南之敗垂起兵向鄴楷為苻丕所

留聞垂殺飛龍乃與弟紹同奔辟陽發兵應之  
拜征西將軍襲爵太原王時東胡王晏與鮮卑  
烏丸等阻兵不服垂遣楷與紹討之楷謂紹曰  
鮮卑烏丸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  
人心未洽所以小異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鎮之  
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  
以大業彼必聽從楷乃屯於辟陽紹率騎數百  
往說王晏為陳禍福晏隨紹詣楷降鮮卑烏丸  
及鳩民降者數十萬口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



文武足以繼先王矣及丁零翟真叛走邯鄲楷率騎追之戰於下邑爲真所敗垂卽尊位遷左僕射及克東阿署爲兗州刺史權鎮東阿垂率諸將攻翟遼復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故衆皆燕趙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歷冀州牧進位司空以建興十年六月卒諡曰元子奇嗣

奇見盛錄

### 慕容紹

慕容紹楷之弟恪次子也隨暉入秦仕爲陽平

國常侍時秦封略旣廣而征伐不息紹私於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戰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殫相望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及堅淮南之敗垂起兵向鄴紹盜丕駿馬與楷奔於辟陽率衆會之垂以紹爲鎮南將軍封陳留王後克歷城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以紹爲青州刺史鎮之尋遷尚書右僕射叅合之敗爲魏所殺諡曰悼



慕容會

慕容會字道通寶第二庶子也建興初與其兄盛歸自長子封清河公未幾進爵爲王歷位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會母賤而年長多材藝有雄畧垂深奇之時寶國嗣未定垂每以爲憂然已屬意於會矣寶之北伐使會代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及垂親率軍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高選一時才俊以崇威望垂臨死顧

命以會爲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又自以與會同年恥爲之下乃稱策宜爲儲貳而非毀會寶大悅訪於趙王麟麟復希旨贊成之遂立策爲皇太子會聞之心已愠懟寶詔會遣章武王宙徙高陽王隆參佐家屬還中山會遂違詔多留部曲不時卽遣宙年長屬尊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知其有異志矣永康二年魏伐中山城中危急會表求赴難寶又詔會率幽州之衆入援會復稽留不進寶怒



累詔切責月餘始發時有趙王麟之叛寶以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遣人迎之而自奔龍城會傾身納誘繕甲厲兵帥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殊有恨色密造隆及農言之隆農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軍分屬農隆二王是時魏兵追寶及於夏謙澤會言於寶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

衆心憤恨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遂整陳逆擊魏兵魏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會以退魏之功矜狠滋甚隆農屢訓責之益懷忿恚又以隆農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已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已又知終無爲嗣之望遂謀作亂幽并之兵皆懷會威德不樂屬二王請於寶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



澤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留駕薊宮使王  
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  
皆惡會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爲太子神色甚  
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  
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衛輒之事寶乃謂衆曰道  
通年少不及二王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  
統六師仗會以爲羽翼何可離左右也衆不悅  
而退左右勸寶殺會其黨侍御史仇泥歸聞而  
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

者父也父已異圖所仗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  
路窮欲於何所自容乎盍若誅二王廢太子大  
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  
會猶豫未決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  
疑宜早除之不然恐成大禍農曰今寇敵內侮  
中土分亂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撫鎮舊都安  
衆寧境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其威名之重可以  
震服戎狄逆跡未彰宜自隱忍而遽相誅戮豈  
徒傷父子至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道通逆志



已成卿等仁慈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至時勿悔自負也農隆固諫乃止會聞之益懼後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仇泥歸吳提染干等率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于帳下農被重創執仇泥歸逃入山中會以仇泥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意在誅會陽爲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會乃立仗嚴備引道欲棄隆喪建威將軍餘

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群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曰左衛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復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復遣仇泥歸等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爲太子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



十六國春秋卷五十一  
與騰爲名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  
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武城  
中將士莫不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  
大半復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  
人襲會敗之衆皆逃散會單馬奔至中山踰圍  
而入爲開封公詳所殺寶殺會母及其三子

### 慕容懿

慕容懿太傅評之孫也爲鎮西大將軍幽州刺  
史封上庸公出鎮肥如慕容雲之亂懿以合支  
奔降於魏魏以懿爲征東將軍平州牧昌黎王  
後坐謀反伏誅

### 春秋卷第五十





十二國春秋  
卷五十一

三





